

# 舒曼一见到耿直就被他的外貌所吸引 ①

悠悠岁月



王宛平 丁丁 著  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1958年,28岁的志愿军英雄营长耿直邂逅22岁的美丽女医生舒曼,英雄美女一见钟情,耿直为与资本家的女儿舒曼结婚,忍痛脱掉军装,放弃大好前程;文革期间,缺少政治经验的舒曼时常使自己和家庭陷入危机,耿直为了妻子和家庭,毅然舍弃政治前途;与舒曼结合使耿直人生从此改变,但耿直一直无怨无悔。舒曼对耿直的情感则经历了崇拜、淡漠、尊重到最后的幸福相守。他们从年轻到年老,从相知到相爱,从热恋到婚姻中柴米油盐锅碗瓢盆,以及为人父母直至祖父母,从浪漫激情到温馨柔情到相濡以沫,携手走过既浪漫传奇又充满坎坷的五十年婚姻路。

1958年春节放假后第一天,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耿直,随部队一起换装,为此,部队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仪式,庆功加换装。二十八岁的耿直无法预料的是,这一天,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耿直最辉煌的一天,而他的命运也将从此走向拐点。

换装和授奖仪式在军部礼堂举行,气氛肃穆,耿直和一排等待授奖的年轻军官们站在台上。这批年轻军官中,耿直个子最高,他前胸挂满勋章,肩佩二杠一星,一眼看去,他是最配这身军装的。耿直深知此点,因此他挺胸抬头,神气十足。

庆功会结束,耿直和楚建去军校报到,两人自然是住了同一间宿舍,楚建是最注意军容的,他一进屋就忙着整理床铺,耿直却忙着整理信件。楚建上前拿起一封,坏笑道:“唉,通了六年信,到底啥模样?寄张照片没?”

耿直叹口气:“人家不主动,咱哪好意思跟个小姑娘要照片啊!”楚建一弯腰从背包里抓出一把照片:“瞅瞅,咱在朝鲜收那么一大堆姑娘信,哪封信没照片?送给最可爱的人嘛!你这个不寄照片,不是太丑,就是个男的!”

耿直一拳砸向楚建:“臭小子,老子在你眼里就是个好色之徒?老子是去报恩!朝鲜六年啊,跟我爹妈写信都没她勤!小姑娘信写得多感人,给咱营里战士念,小鬼们个个哭得哇哇的,在朝鲜老子就想,回国后除我爹妈第一个要见的就是她!”

耿直说完往外走,楚建盯着他坏笑:“你小子就装吧,你报恩你戴那么些奖章干啥?臭美呗!我告诉你,她要是个丑八怪,你回来不哭我是你儿子!”

耿直手冲后做了一个威胁手势,搬自行车下楼,推着车兴冲冲往外走。路遇军长,为支持耿直解决个人大事,特将吉普车借给耿直,一路风

驰电掣,到了医院门口一个急刹车停住,跳下车。有两个年轻医生迎面走来,耿直一身将校呢军装,胸前挂满奖章,少校军衔格外扎眼,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医生忍不住看了耿直一眼,耿直也恍惚一下,两人擦肩而过。

没有找到舒曼,只能通过她的同事石菲菲留了字条,希望舒曼可以自己回来了,但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见面,耿直也不清楚。回到军校的耿直,无精打采地向军长汇报情况。

耿直冲着军长尴尬地笑:“报告军长,没见着!”军长:“没见着就再见嘛,搞对象也要有个连续作战精神!”耿直挺直身子:“是!谢谢首长支持,吉普车再借一次呗?”军长:“臭小子!车子可以借你,女学生搞不到手,你给老子搞汽油!”耿直扯起嗓门喊:“是!”

兴冲冲的耿直回宿舍,老远便听见楚建正口若悬河地演讲,看见耿直进门,楚建也没当回事儿,还在那儿高谈阔论:“总之,一句话,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,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。”

楚建演讲对象正是舒曼,此时舒曼早被楚建一番宏论轰炸得晕晕乎乎。楚建热情地问:“小舒同志,写入党申请书了吗?”舒曼认真道:“当然写了。”

耿直进门,先是见着舒曼侧面,坏笑一下,把手里的东西放床上,就准备离开,舒曼听到动静,下意识回身,耿直正好面对舒曼,两人一下子怔住了。舒曼兴奋道:“你、你,上午到过我们医院,吉普车——”耿直则呆呆地说:“我是耿直,你是——”舒曼跳起来:“你、你、你是耿直?我、我是舒曼啊!”耿直声音很轻:“你给我的信我都留着呢。”

舒曼接过信,眼睛潮湿:“你真是那个英雄营长?我还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呢!”耿直一听,忙道:“回国后

我一直找你,我托战友到上海,你们学校说你被分配到北京的医院。”舒曼也几乎同时说道:“毕业后我一直给你写信,都被退回来了,我还给你们军部写过信,他们说你们调防了。”他们同时停止说话,看着彼此,不由得笑了。

耿直送舒曼回医院,一路引得医护人员和病人频频注视,男的着军装高大威武,肩上少校军衔引来无数目光;女的娇小轻盈,一身呢子大衣。他们是初次见面,但长达六年的通信使他们又像多年的老友。

二十二岁的舒曼从未感受过这种异样的情感,作为漂亮女生,舒曼从青春期开始,就是孤独的,因为出身,因为相貌,舒曼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拒人千里之外的清高,一般男生很难接近她,女生也不大喜欢她。大学四年,舒曼唯一的好友就是季诚,而季诚在舒曼情感世界中,充当的并不是异性,他们更像闺中好友。

耿直是舒曼接触过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。舒曼高三起和耿直通信,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进行,一篇名为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的文章风靡全中国,大中小学生们都给前线最可爱的人写信,特别是女学生们,还都时髦地附上小小玉照,这些充满感情的信件和漂亮的照片,给远离家乡冰天雪地战斗的将士们以极大的精神支持。舒曼却从未给耿直寄过照片,或许是少女矜持吧,令舒曼欣慰的是,耿直也从未在信中索要照片,这让舒曼觉得这位英雄是懂道理的,并不是一个老粗。见了面方知,对方是个有血有肉、情感丰富细腻的男人,而且长得很帅,是她见过最有男人味儿、最高大、最英俊的男人。少女舒曼的情感大门就这样被英雄耿直破门而入。

但即使是最幸福的时候,舒曼内心深处也有一个小小的死角,是她不

敢正视的。是的,季诚。从那个战斗英雄突然冒出来那一刻起,季诚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虽然舒曼和军人不过是初次见面,但季诚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威胁,毕竟,人家是战斗英雄,时代最强者,最可爱的人。

夏天来了,耿直带着舒曼回了家,耿直母亲和十一岁的小妹妹耿玲全都目瞪口呆,耿直父亲本来坐着,站起,又坐下,烟袋锅子机械地在桌上敲着,这么个仙女下凡歌家,耿家全家都看傻了。对这样美丽的媳妇一家人赞不绝口,一直催着耿直快快结婚。舒曼也让自己相依为命的姐姐舒露专门过来“政审”了耿直,还好姐姐比较满意耿直的品性。耿直和舒曼的婚事就定下来了。

耿直将一张纸塞到赵主任手里,一本正经:“请首长早日答复!”赵主任看一眼,纸上写着“结婚报告”。一笑递给军长,军长见了成心虎起脸:“急什么?”

耿直直结巴:“不是我急,我、我不急,我那、那什么急,军长你说我要弄个小耿直出来,您管上户口吗?”军长笑着给耿直一拳:“你小子硬是有本事,格老子才半年就硬是把个女美女医生搞到手,赵主任,这是咱们军的荣誉啊,你给他盖个章子,批了算了!”

赵主任笑笑:“军长你爱才可也不能违规啊,军官结婚要政审的。”耿直憨笑:“政审什么呀?我们都谈半年了,她几根脚趾我都了解了!”军长瞪眼:“了解她脚趾有屁用!要了解她这里!”军长指指脑子。

就在耿直美滋滋上结婚报告之际,耿直和舒曼都没有料到,一个改变彼此人生命运的巨大阴影悄然逼近他们。政治部赵主任主动找耿直来了。赵主任手里拿着一张纸,杵给耿直:“小子,你爱什么人不好你爱这么个娘们!”

# 黄一平被贬期间和一个女同事好上了 ⑧

名利场



丁邦文 著  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黄一平,常务副市长的贴身秘书,职位不高,却因谄熟官场潜规则,而游走于权力的核心,以至于各位处、局级干部见了他都点头哈腰,百般攀附。市长换届,各方利益斗争愈演愈烈,黑幕缓缓拉开……

关键时刻,一封匿名信激起千层浪。市长情人渐渐浮出水面,工程内幕几近曝光,黄一平又与市长夫人一夜激情。仕途、命运、错爱、家庭,交织倾轧,看中国式秘书如何面对?

## 上期回顾

冯开岭去阳江上任了,走之前他给黄一平留了一封信,黄一平看后不是滋味。在党校工作了6个多月后,黄一平突然被现任市长廖志国调去做市长秘书,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

八个月前,阳城市府换届在即,正值省里研究确定市长人选,有人举报时任常务副市长冯开岭若干问题。其时,作为冯市长秘书的黄一平为形势所迫,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,受到党内警告处分,由市府调至党校后勤处,做了一名伺花弄草的普通科员。风波过后,冯开岭与廖志国分别在一江之隔的阳城与阳江间对调,并顺利由常务副市长当选市长。黄一平本已做好在党校与花草相伴到老的准备,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。孰料,幸运之神还是眷顾了他。

那天,他头顶着仲春的阳光,身穿粗布工作服,正指挥一帮临时请来的花工,给党校花房拆除越冬的保暖层,忽然接到市府秘书长江大伟的电话,说是市长廖志国亲自找他谈话,让他马上赶到。这边黄一平电话还没放下,那边党校几个校长、副校长就急忙蜂拥而来,有的夺黄一平手中的工具,有的摘他头上的草帽,还有的递给他擦汗的纸巾。不一会儿,后勤处长亲自开着党校最好的轿车,来催黄一平赶紧上车,接受市长召见。显然,江大伟的电话,已经先一步打到校长室。

他懵懵懂懂走进市府大楼,脸也没洗,衣服也没换,引得廖志国一阵哈哈大笑。这一笑,搞得站在一旁的江大伟满脸尴尬,倒使黄一平瞬间解除了紧张心理。

“你的情况,我都知道了。”廖志国上来就这么一句,听上去似乎没头没尾很唐突,却让黄一平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心照不宣的亲切。“不要在那边伺候那些花花草草了,还回来,跟着我干。唔?”廖市长说话时肢体语言非常丰富,尤其右手忽而变掌,忽而握拳,不停地在胸前挥动,目光直逼对方,有一种强大且不可抗拒的穿透力。

黄一平正在考虑如何回答那个“唔”,却不料,廖市长马上就转到另一个话题:“过去的事,责任不在你,

以后慢慢把它消化掉。现在回来,也不是简单地回来。我已经和市委洪书记交换过意见了,先解决副处级调研员,任命与调令一起下。你爱人是叫汪若虹吧?我和卫生局讲好了,调到局机关来管管文档吧,减轻你的负担,方便我们工作嘛。以后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,都可以慢慢解决。唔?”廖市长说完了,并不征求黄一平的意见,而是吩咐他赶紧准备一下,明天一早就到他这里来上班。

黄一平当时就像做梦一样,什么激动啦、感激啦等等,统统都来不及体验和感觉。回到家,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想了足有整整一个中午,这才回过神来,忍不住大哭了一场。那种哭,排解宣泄出来的到底是惊喜还是委屈,已经分辨不清了。

下了高速,进入阳城市区,接到信息处秘书小马的电话。“黄哥啊,我是小马。”小马的声音很柔,与他瘦弱矮小的身材非常吻合。场面上,小马像市府办的同事一样,称呼黄一平黄处长,私下里则称他黄哥,这种特权得到了黄一平的默许。

小马原是市府文印室的一名打字员,其舅舅曾担任市委副秘书长,因此才调到信息处当了秘书。以前,黄一平也不怎么瞧得起他,感觉这种完全靠关系生存的人,既没有尊严,也不值得交往。可是,自从黄一平遭遇挫折下放党校之后,小马却三番五次主动找到他,或是送些书籍、茶叶、影碟,有时还约他一起找个小饭馆,喝点小酒,通报点市府那边的情况。虽然小伙子外表有些猥琐,可心地善良,对人也真诚。那期间,几乎所有过去的同事、朋友都突然疏远了他,只有小马是市府里唯一与他保持热线联系的,也算是给黄一平孤独的靈魂些许慰藉吧。一来二往间,黄一平竟然与小马成了朋友。

重回市府办后,黄一平高调保持

着与小马的友谊,意在报答那段雪中送炭之情。“今天我值班,刚才规划局于海东局长来过,说是冯开岭市长从阳江给你捎来一些茶叶,是今年刚出的极品新茶,好几千块钱一斤哩。”小马声音怯怯的,显然是怕黄一平责怪。

听到冯开岭的名字,黄一平心里像被什么咯了一下。自从调离阳城后,冯开岭除了让邝明达转交过一封信,还曾经捎带过一些物品与问候的话。信与问候语都收了,礼物则全部退回。此后,冯开岭看看这边确已平静,就再没同他联系过,邝明达、于海东、郑小光等几个冯氏亲信也几乎断了联络。现在,冯开岭忽然送来茶叶,肯定与他重回市府担任廖志国秘书有关,似乎倒也不好直接拒绝,否则就显得自己太小气。可是,刚刚在廖志国听到了那一番议论,这个茶叶显然不再是普通的人情往来,也不那么轻易好收下。

“这样吧,你把茶叶收好,不要告诉任何人,等我星期一上班后再作处理。”黄一平吩咐小马。收了电话,他把车速放到很慢,关了音乐,一边开车一边在脑子里盘算:自己回归市府,到底与冯开岭有无关系?

车子进了市中心,已经十一点半。黄一平没有回家,而是拐到市府大院停好车,又悄悄步行出来,拦下一辆出租车,朝自家相反的方向驶去。到了春晨花苑那幢熟悉的楼下,他才给章娅雯打了电话。意外的是,她竟然没有睡。

“怎么还没睡?”黄一平问。“等你呗。”章娅雯语气里有些少见的俏皮。“胡说,今天又没说好要来。”“那也没说不来呀,但是我知道你会来。”

进了楼道,黄一平生怕被人看到,故意绕开电梯,从楼梯爬上了五楼,一路随手关了廊灯,用钥匙轻轻打开那扇熟悉的门。章娅雯穿着睡衣迎出来,马上黏虫一般盘到黄一平身

上。先以嘴唇、舌头彼此打了招呼,而后催着黄一平赶紧洗澡。一会儿,待他草草冲洗一番出来,没等身上擦拭干净,两个脱得精光的身体就紧紧贴在一起。

回想半年前受到处分,从市府调调到市委党校那一幕,黄一平至今仍心绪难平。平生第一次,他知道了什么叫虎落平原。不久,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去处——资料室。那里,有很多图书、杂志、报纸。本来,党校作为教学单位,是专业技术人员集中的地方,学术气氛应该很浓。在图书馆,黄一平很快就熟悉了管理员章娅雯。说来也巧,三十出头的章娅雯,也是毕业于黄一平母校N大的图书馆系,只是比他晚了将近十年。

章娅雯是个非常安静、优雅的女人,看了无比舒服。其实,章娅雯的经历也好不到哪里,尤其是感情经历。她丈夫原是本市职业大学的老师,后来来到上海师大进修,就留在那个学校了,不是由于业务,而是因为一个漂亮同学。离婚了,没有孩子,她一个人单独生活,从党校到家里,过得一点也不痛苦,孤独,读书让她得到很多。

黄一平在章娅雯这里,能够避开后勤处的那些庸俗、无聊,又可以暂时忘却社会上的那些冷落、白眼、闲话,还能滤除掉汪若虹的唠叨、埋怨。在章娅雯的轻声细语中,他可以慢慢平静自己的心情,修复、安抚受到伤害的靈魂。

廖志国的“鲲鹏馆”项目,开始进入议事日程。

那天晚上,他把市府秘书长江大伟和黄一平召集到一起,说:“我们几个先碰一碰,看看到底怎么搞,多大的规模比较合适,按照什么程序推进,等等。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嘛。唔?”

关于“鲲鹏馆”,黄一平已经提前知道了廖市长的意图,江大伟则是第一次听闻。